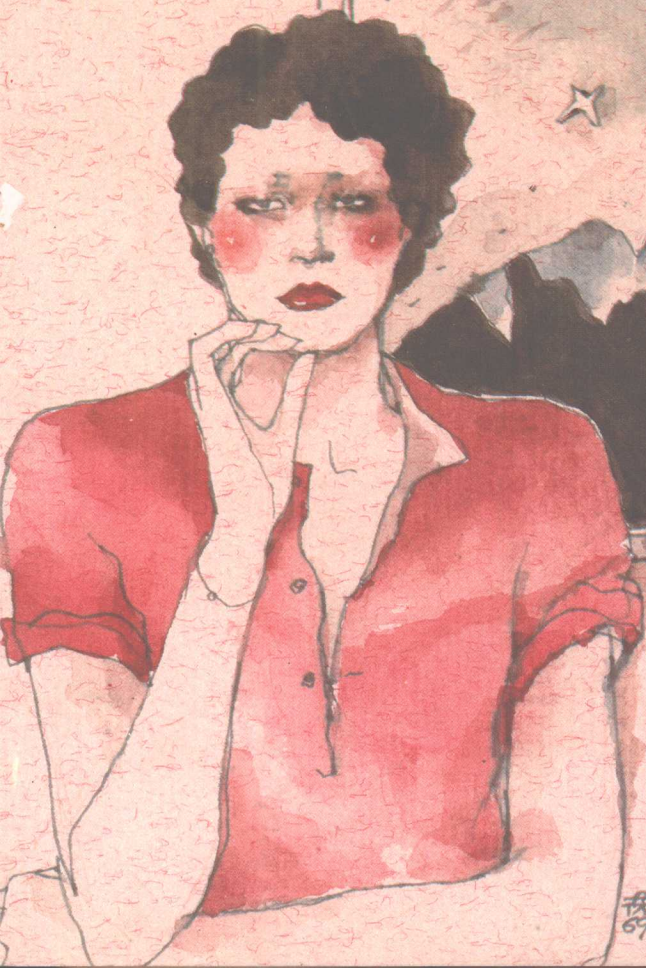


科幻小說／倪匡著

仙境



仙

境

倪匡科幻小說集 Y ⑫

著者	倪	匡
發行人	沈登恩	
出版者	遠景出版事業公司	
	台北郵局26-1451號信箱	
	郵撥：0765255-8	
發行所	遠景出版事業公司	
	台北市敦化南路505號5樓之一	
	電話：705-3156・705-3195	
	傳真：706-9880	
總經銷	嘉興書局有限公司	
	台北市樂業街152號	
印刷所	松明印刷廠有限公司	
	台北縣板橋市仁化街84號	
定價	新台幣120元	港幣15元
初版	中華民國70年10月	
八版	中華民國79年3月	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

遠景版權・翻印必究

ISBN 957-39-0061-0

目

錄

仙

境

.....一

虛

像

.....一一

狐

變

.....一一三

仙

境

天突然冷了下來，將近攝氏兩度。皮膚對寒冷的感覺，就是以這個溫度最敏感，街頭上看到的人，雖然穿着很臃腫，但是都有着瑟縮之感。

我從一個朋友的事務所中出來，辦公室中開着暖氣，使人有一種昏昏沉沉的感覺，出來給寒風一吹，反倒清醒了不少，我順着海邊的道路走着，風吹在臉上，感到一陣陣的刺激。

我將大衣領翻高，臉也偏向另一邊，所以我看到了那幅油畫。

那幅畫放在一家古董店中，那家古董店，是市中很著名的一家，規模很大，不但售賣中國古董，也賣外國古董，唯一的缺點，就是東西擺得太凌亂，據說，那也是一種心理學，去買古董的人，人人都以為自己有幸運可以廉價買進一件稀世奇珍，所以古董店商人才將貨品隨便亂放，好讓客人以為店主對貨品，並沒有詳細審視過，增加發現稀世奇珍的機會。

但事實上，每一份貨品，都經過專家的估價，只要是好東西，定價一定不會便宜。

那幅將我的視線吸引過去的油畫，就隨便地放在牆角，它的一半，被一隻老大的銅鼓遮着，另一邊，則是一副很大的銅燭臺。

所以，我只能看到那幅油畫的中間部份，大約只有三尺高、四呎寬的一段。

然而，雖然只是那一段，也已經將我吸引住了，我看到的，是一個滿佈着鐘乳石的山洞，陽光自另一邊透進來，映得一邊的鐘乳石，閃閃生光，幻出各種奇妙的色彩來，奇美之極。

就那一部份來看，這幅油畫的設色、筆觸，全是第一流的，油彩在畫布上表現出來的那種如夢幻也似絢爛繽紛的色彩，決不是庸手能做得萬中之一的。

我站在櫺窗之外，呆呆地看了一會，心中已下了決定，我要買這幅畫。

我對於西洋畫，可以說是門外漢，除了叫得出幾個中學生也知道的大畫家名字之外，一無所知，但我還是決定要去買這幅畫，因為它的色彩實在太誘人了，我不管它要多少錢，都要買它。我繞過街角，推開玻璃門，走了進去。

古董店中的生意很冷落，我才走進去，一個漂亮的小姐便向我走了過來。

古董店而僱用時裝模特兒般美麗的售貨員，這實在是很可笑的事，或許這是店主人的另一種的招徠術吧！

那漂亮的小姐給了我一個十分動人的微笑，道：「先生，你想買什麼？」

我知道古董店的壞習慣，當你專門要來買一件東西的時候，這件東西的價格，就會突然高了起來，所以我也報以一個微笑，道：「我只是隨便看看，可以麼？」

我得到的回答是：「當然可以，歡迎之至。」

於是，我開始東張西望，碰碰這個，摸摸那個，每當我對一件東西假裝留意的時候，那位漂亮的小姐就不憚其煩地替我解釋那些古董的來歷：這是十字軍東征時的戰矛，那是拜占庭時代的戰鼓，這件麼，我們也不知它的來歷，先生你有眼光買去，可能是稀世珍品。這具印加古國的圖騰，用來作為客廳的裝飾最好了。

我一直到我來到了那幅畫的前面，我站定了身子。

從近處來看，那幅油畫上的色彩，更具有有一種魔幻也似的吸引力，我移開了銅鼓和燭臺，整

幅畫，都是畫一個山洞。

那山洞的洞口十分狹窄，是在右上方，陽光就從那上面射下來，洞口似乎鋪着皚皚的白雪，山洞深處，却十分陰暗，但是在最深處，又有一種昏黃色的光芒，好像是另有通途。

當我站在那幅畫前，凝視着那幅畫的時候，我彷彿像是已經置身在這個山洞之中一樣，那實在是很奇妙難言的感覺，我看了很久，這一次，那位漂亮的小姐，却破例沒有作什麼介紹。

我看了足有三分鐘之久，我知道我臉上的神情，已無法掩飾對這幅畫的喜悅了，任何有經驗的售貨員，都可以在我的神情上，看出我渴望佔有這幅畫，我剛才的一番造作，算是白費了。

那實在不能怪我太沉不住氣，而是這幅畫，實在太逗人喜愛了。

我終於指着這幅畫問道：「這是什麼人的作品？」

那位小姐現出一個抱歉的微笑，道：「這幅畫並沒有簽名，我們請很多專家來鑑定過，都無法斷定是誰的作品，但是那毫無疑問，是第一流的畫。」

「是的，」我點着頭：「它的定價是多少？」

那位小姐的笑容之中，歉意更甚，道：「先生，如果你要買它的話，那你只好失望了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我立時揚起了眉：「這幅畫，難道是非賣品麼？」

我那樣說，已經等於是在明白地告訴她，不論多少錢，我買得起。

那位小姐忙道：「當然不是非賣品，兩天之前，有位先生也看中這幅畫，已買下它了。」

「我的心中不禁十分惱怒，這種惱怒，自然是因爲失望而來的，我的聲音也提高了不少，道：

「既然已經賣了，爲什麼還放在這裏？」

大約是我的聲音太高了，是以一個男人走了出來，那是一個猶太人，可能是古董店主，他操着流利的本地話，問道：「這位先生，有什麼不滿意？」那位小姐道：「這位先生要買這幅畫，可是我們兩天前已賣出去了。」

我悻然道：「既然已賣出去了，就不該放在這裏！」

那猶太人陪着笑，道：「是這樣的，這幅畫的定價相當高，兩天前來的那位先生，放下了十分之一的訂金，他說他需要去籌錢，三天之內，一定來取。」

我忙道：「我可以出更高的價錢！」

那猶太人道：「可是，我們已經收了訂金啊！」

「那也不要緊，依商場的慣例，訂金可以雙倍退還的，退還的訂金，由我負責好了，這幅畫的原來訂價，是多少錢？」

猶太人道：「兩萬元，先生。」

「我出你兩萬五，再加上四千元退訂金，我可以馬上叫人送現鈔來。」

我望着那猶太人，我知道那猶太人一定肯的了，世界上沒有一個猶太商人，肯捨棄多賺錢的機會，而去守勞什子的信用的。

那猶太人伸手托了托他的金絲邊眼鏡，遲疑地道：「先生，你爲什麼肯出高價來買這幅畫？老實說，我們無法判斷得出那是什麼時代和哪一位大師的作品。」

「我不管他是什麼時代的作品，我喜歡這幅畫的色彩，它或許一文不值，你別以爲我是發現了什麼珍藏！」

猶太人的神色，十分尷尬，他忙道：「好的，但必須是現鈔！」

「當然，我要打一個電話。」

「請，電話在那邊，」那位漂亮的小姐將我引到了電話之前。

我打了一個電話給我進出口公司的經理，要他立即送兩萬九千元現鈔，到這家古董店來。我的公司離這家古董店相當近，我估計，只要五分鐘，他就可以到達了。

在那五分鐘之間，那猶太人對我招待得十分殷勤，用名貴的雪茄烟招待着我，讓我坐在一張路易十六時代的古董椅子上。

五分鐘後，公司的經理來了。

經理是和一個滿面虬髯、穿着一件粗絨大衣的印度人一起走進來的。那印度人的身形十分高大，經理在走進來時，幾乎被他擠得進不了門。

結果，還是那印度人先衝了進來。

那印度人一進來，猶太人和那位漂亮小姐的臉上，都有一種不自然的神情。

我還未曾明白究竟是發生了什麼事間，那印度人已從大衣袋中，取出了一隻牛皮紙信封來，那信封漲鼓鼓地，顯然是塞了不少東西。

他將那信封，「拍」地一聲，放在桌上，道：「這裏是一萬八千元，你數一數。」

他話一說完，便立時向那幅油畫走去。

在那一剎間，我完全明白是怎麼一回事了！

那印度人，就是在兩天前，付了訂金要買那幅油畫的人，現在，他帶了錢，來取畫了！

我心中不禁暗罵了一聲，事情實在太湊巧了，如果我早三分鐘決定，取了那幅畫走，那就什麼都不關我的事情了。

這時，經理已經走到了我的身邊，我立時道：「我的錢已經來了！」

我知道，我只要說一句話就夠了，那猶太人一定會將那印度人打發走的。

果然，猶太人立時叫道：「先生，慢一慢，你不能取走這幅畫！」

印度人呆了一呆，道：「爲什麼，這信封中是一萬八千元，再加上訂金，就是你想要的價錢。」

猶太人狡猾地笑着，道：「可是這幅畫……已經另外有人要了，這位先生出兩萬五千元！」

印度人怒吼了起來，他揮着拳頭，他的手指極粗，指節骨也很大，一望便知，他是一個粗人，他大笑道：「我是付了訂金的。」

「我可以加倍退還給你！」猶太人鎮定地說：「如果你一定要這幅畫，你可以出更高的價錢！」

印度人罵了一句極其粗俗難聽的話，道：「這算什麼？這裏是拍賣行麼？我不管，這幅畫是我的了！」

他一手提起了那幅畫來，那幅畫足有三呎高，七呎長，他一提了起來，就將之挾在脅下，可見得他的氣力，十分驚人。

可是，就在他提起畫的那一剎間，猶太人也拿起了電話，道：「如果你拿走這畫，我立即報警！」

印度人呆了一呆，他仍然挾着那幅畫，向我走了過來，在我身邊的經理，看見巨無霸一樣的印度人向前走了過來，不由自主，向後退了兩步。

那時候，我多少有點歉然的感覺。因為從那印度人的情形來看，他不像是一個經濟寬裕的人，不然，他就不必費兩天的時間來籌那筆款項了。

而他仍然去籌了那筆錢來，可見他對這幅畫，確然有過人的愛好，那麼，我這時是在奪人所好了。

所以，儘管我十分喜歡這幅畫，我也準備放棄，不想再要它了。

可是，我的心中剛一決定了這一點，那印度人的一句話，却使我改變了主意，那印度人來到我的面前，竟然出口罵人道：「豬獃，你對這幅畫，知道些什麼？」

一聽得他出口傷人，我不禁無名火起，我冷冷地道：「我不必知道這幅畫，只要知道我有兩萬九千元就行了，豬獃，你有麼？」

那印度人揮着他老大的拳頭，他的拳頭已經伸到了離我的鼻子只有幾吋時，我揚起手來，中指「拍」地彈出，正好彈在他手臂的一條麻筋之上。那印度人的身子陡地一震，向後退了開去，

他仍然緊握着拳，但是看來，他已放棄了向我動手的意圖，他大聲道：「你不能要這幅畫，這是我的！」

如果他不是上來就聲勢洶洶，而講這樣的話，那麼我一定不會與他再爭執的。可是，我也不是脾氣好的人，我已經決定要懲戒那印度人的粗魯，而我懲戒他的方法，便是讓他得不到那幅畫。

我冷笑着，道：「那是店主人的畫，他喜歡將畫賣給誰，那是他的事！」

印度人轉過身去，吼叫道：「再給我三天時間，他出你多少，我加倍給你！」

猶太人眨着眼，我出他兩萬五千元，如果加倍付給他，那便是五萬元了。

這幅油畫，雖然有着驚心動魄，夢幻也似的色彩，但是，它並不是一幅有來歷的名畫，老實說，是無論如何值不到五萬元那樣的高價的。

這時，我的心中不禁有些疑惑起來。要就是這個印度人的神經有些不正常，要就是這幅畫中，有着什麼獨特的值錢之處，不然，以他要化三天時間，才能籌到另外的三萬元而言，為什麼他一定要這幅畫？

猶太人一聽得印度人那樣說，立時表現出極大的興趣來，他剛才還在拿起電話，裝模作樣要報警，趕那印度人出去的。

但這時，他却滿面堆下笑來，道：「先生，你不是在開玩笑吧！」

「當然不是，這裏是兩萬元，那是訂金，三天之內，我再帶三萬元來取畫，過期不來，訂金

沒收！」印度人一面說着，一面又惡狠狠地望着我。

在這時候，我不禁笑了起來，我雖然好勝，但是却絕不幼稚。

如果這時候，我再出高過五萬元的價格，去搶買這幅畫的話，那我就變成幼稚了。而且，我看到那印度人滿額青筋暴綻的樣子，分明他很希望得到那幅畫，這種神情，倒很使人同情。

是以，當他向我望來之際，我只是向他笑了笑，道：「朋友，你要再去籌三萬元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吧！」

印度人的額上，又冒出了汗來，天那麼冷，他的額上居然在冒汗，可知道他心情的緊張，已到了何等地步，他道：「那不關你的事。」

我道：「如果你肯爲你剛才的粗言而道歉的話，那麼，我可以放棄購買這幅畫。」

印度人瞪大了眼，道：「我剛才說了一些什麼？」

「你口出惡言罵我！」

印度人苦笑了起來，道：「先生，我本來就是粗人，而且，我一聽得說你以更高的價錢買了那幅畫，我心中發起急來，得罪了你，請你原諒我！」

他那幾句話，講得倒是十分誠懇，我本來還想問他，爲什麼要以那麼高的價錢去買這幅畫的，但是我轉念一想，他那樣做，一定有他的理由，他未必肯告訴我，若是我問了他不說，那豈不是自討沒趣？

是以，我站了起來，道：「算了，你既然已道歉了，那麼，我不和你競爭了，你仍然可以以

兩萬元的價格，買這幅畫。」

這一來，那猶太店主即發起急來，他忙道：「先生，你爲什麼不要了？唉，你說好要的啊！」我笑着，道：「剛才你似乎對這位先生的五萬元更感興趣，所以我不要了。」

我一面說，一面已向門外走去，當我和經理一起來到古董店門口的時候，一陣寒風，撲面吹來，令得我陡地呆了一呆，縮了縮頭。

就在那時，那印度人也挾着畫，從古董店走了出來，印度人直來到了我的身邊，道：「先生，你有兩萬九千元，是不是？」

我怔了一怔，印度人的這個問題，實在是來得太突兀了，我有兩萬九千元，和他有什麼關係？除非他知道我身邊有巨額的現鈔，想來打劫我，如果他那樣想的話，那他就大錯而特錯了。

我凝望着他，印度人大約也知道自己的問題太古怪了些，是以他忙道：「先生，我的意思是，你有錢，而且你又喜歡這幅畫，那麼，我們或者可以合作，不知道你是不是有興趣？」

我不禁奇怪了起來，道：「合作什麼？」

印度人道：「這件事，如果你肯合作的話，我們不妨找一個地方，詳細談一談！」

我仍然望着那印度人，心中奇怪，他想和我合作些什麼，反正我是一個有着太多的空閒時間，沒有事找事做的人，和他去談談，也不會損失什麼。

所以我只考慮了極短的時間，就道：「好的，離這裏不遠，有一家印度俱樂部，地方也很清靜，我們到那裏去坐坐怎麼樣？」

「好！好！」印度人沒口答應着。

我請經理先生回去，那印度人仍然挾着那一大幅油畫，我和他一起走過了一條馬路，走進了一幢大廈，我所說的那俱樂部，就在大廈的頂樓。

我和他一起走進電梯，那幅油畫十分大，要斜放着，才能放進電梯中。電梯到了頂樓，我和他一起走出來，來到了俱樂部的門口。

門口一個印度守門人，忽然對我雙手合十，行了一個禮，我不禁感到突兀，因為我來這裏，不止一次，從來也沒有人向我行禮的。

在我一呆之際，我隨即發現，那看門人並不是在向我行禮，而是向我身後的那印度人！

那印度人却大模大樣，連頭也不點一點，像是根本未曾看到看門人在向他行禮一樣，就走了進去。

那時候，我的心中，已經十分疑惑了，而越當我向前走去時，我的疑惑，便越來越甚。

因為俱樂部中每一個職員，都向我身後的印度人行着禮，我向一個職員道：「請給我一間房間，我和這位先生有話商談。」

那職員連聲答應着，將我們帶到了一個自成一角的小客廳之中，躬身退了出去。

那印度人直到此時，才放下了那幅油畫，他的手臂一定已挾得很酸了，是以他揮着手，道：「好重！」

我好奇地望着他，道：「看來，你好像是一個地位很高的人。」

印度人苦笑了起來，他並不同答我的問題，只是指着那幅畫，道：「先生，你爲什麼也要買這幅畫，我可以聽聽你的理由麼？」

我道：「我已說過了，我喜歡它夢幻也似的顏色，我一看就喜歡它了。」

那印度人望了半晌，從他的神情看來，他起初好像不願相信我的話。

然而我知道，他終於相信了。

他道：「是的，這幅畫的色調真不錯。」

我立時反問道：「那麼，你爲什麼一定要買這幅畫呢？有什麼特殊的原因在？」

那印度人坐了下來，雙手托着頭，發了一會怔，才道：「我們要討論的就是這一點了，先生，你對畫中的那山洞有興趣麼？」

我不禁皺了皺眉，因爲一時之間，我難以明白他那樣說，究竟是什麼意思。

我道：「這是一幅寫生畫？世上真有一個那樣的山洞？那是真的？」

印度人道：「是，那是真的，如果我有三萬元，我想，我就可以到這山洞中去。」

我完全不明白他那樣說是什麼意思，化三萬元買一幅畫，和化三萬元，到畫中的地方去一次，那是截然不同的兩件事！

可是那印度人却將這截然不同的兩件事，混爲一談，這不是太奇特了麼？

我望着那印度人，一時之間，不知該如何回答才好，那印度人却忽然跳了起來，向前衝去，衝到了放在牆邊的那幅畫前。